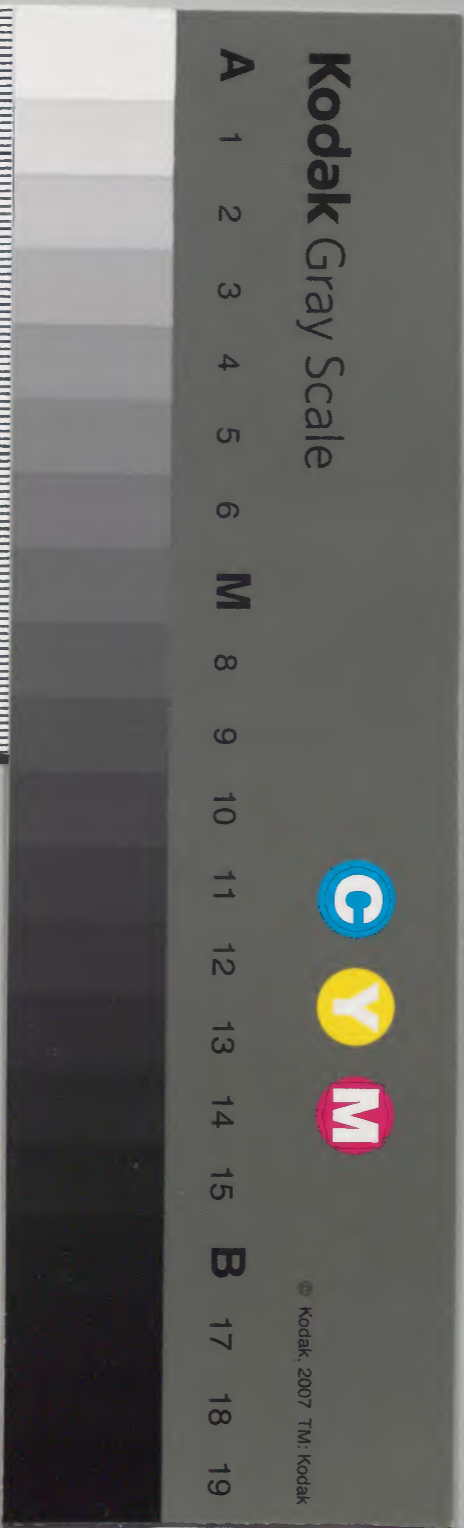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五〇三	類
冊架函號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503
冊數	40 (3)
函號	32 1





通典卷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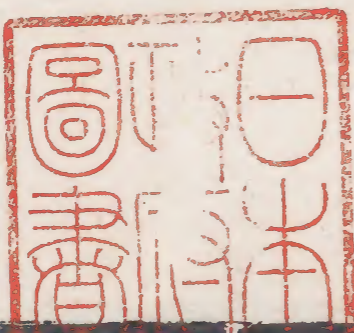
食貨十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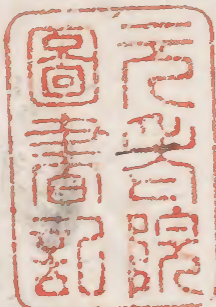
食貨 中 權 酤 竿 緜 雜 稅 平 準 均輸附

鬻爵 漢 後漢 晉 後魏 唐

鬻爵



漢孝文時晁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溲溲散也先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必有餘以供上用則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人賦少三曰勸



食貨十一

崇仁謝氏書

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人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

以

募

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得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書中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開興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顏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所引茂陵書止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乎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

與

四

請

吏

民

則

皆

等爵得至樂卿

樂卿者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

以崇軍功軍功多

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

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

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告

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

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

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鷄走

狗弋獵博戲亂齊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

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後漢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

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鴻

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

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為三公論者

嫌其銅臭凡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錢大都

至二三千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

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往輒迎

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緼袍以示之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

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理南

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

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碩賞散侯六千碩散伯四千碩散子三千碩散男職人輸七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碩聽依第出身千碩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大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勅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故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勲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

勅

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勅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

此制尋即停罷

權酤 漢 陳 隋 大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權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木為權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 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

出

上

幹

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權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幹謂主領之音管 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 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旨美也御進也 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 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

令

唐虞

謂

公

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
 月讐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
 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
 參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
 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截灰炭截酢漿也給工器薪
 樵之費而人愈怨○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
 足奏請榷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
 共之○大唐廣德二年十二月勅天下州各量定酤酒
 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
 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

人酤酒官司置店收利以助軍費

算緡

漢晉以後宋齊梁陳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
 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有皆
 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絲也
 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為算也詩云維絲伊緡輶小車諸賈人未作貫貸賣買居
 邑貯積諸物貫賂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
 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率緡錢二千
 而算一者則出一算也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率緡
 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也身

自酤

竿

竿

竿

條

條

竿

輕重 竿

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商賈人輅車二算商賈

騎士而有輅車皆令出一算也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

戊邊一歲沒入緡錢悉盡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有不

者令人得告也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

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按義縱

緡縱以為此亂人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楊可據令而發

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

所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有司理之

獄少反者理音緡獄少有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

分曹分曹言曹輩往往即理郡國緡錢就其所在得民

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

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

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

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

告緡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

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

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即就也此謂其沒入奴婢分諸

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新置官徒奴

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碩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

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

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

分以

王通侯

所謂

人

收

豬

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
堪亦百文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亦為常以
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
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算竿

雜稅

漢後漢

隋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

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

商車

始稅商賈船車令出算也

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

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

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

宣帝時耿壽

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

言故御史屬徐宮

御史大夫屬也

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

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

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

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

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

區謁舍若客館

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

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

為貢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

豬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後漢靈帝時

田稅

其人
因為名焉

資

理

南宮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口四十錢

以治宮室蜀李雄薄賦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

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

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

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

計事息即還○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在今

郡也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土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

有餘悉課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

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

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陀頂反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

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

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

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

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

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

丁一條宜還復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

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

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出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

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

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入市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後主大說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怪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大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克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

斗者

雲間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克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皆以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勅江淮堰塘商旅牽船過處準斛納錢謂之埭程大歷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貞元九年制天下由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五文

平準 均輸附 周 漢 後漢

周制司市掌市之理教政刑量度禁令鄭元曰量豆區也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叙肆行列也經界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以政令禁物以商賈阜貨而行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以商賈阜貨而行則市均鄭衆云靡謂侈靡

賈

買

沽

節

玄

泉矣

官

布通物曰商居賣以量度成買而徵債徵召債買也物

來債音齋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

以質音子小市以賈人禁偽而除詐賈人胥師賈師之屬

劑音子隨反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同共也同者謂人貨不

與實詐爾貨則賒賈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為王朝市朝時而市商

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仄日映也市者

者謂其多者百族謂百姓也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城市

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

物極凡理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

者使亡靡者使微謂物行苦者也使有使阜起其賈以

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人

好奢微之而已鄭衆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

使之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璽即印章如今平檢封

出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以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

布有災害物貴市不可以稅為人乏困也凡市偽飾之

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

者十有二鄭元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

色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賈師

殺皆不鬻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焉賈師

尊其次之貨賄之理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

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恒常也謂若

而賭久雨而有疫病人使之重困故令有常賈也四時之珍異亦如

之薦宗廟○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臣自

食貨十一

縣

他

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有平準令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

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徃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問以人所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眾夫末脩則人侈本脩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

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為寇暴備之則勞
 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為虜所俘
 乃脩鄣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
 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
 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
 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
 不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
 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氈裘兗荆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
 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
 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
 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
 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
 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
 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
 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
 况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
 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
 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穫工女効其織
 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

人躍

豪

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
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
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
則萬物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
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
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使
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
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
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
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

班

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
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
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
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
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
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兼并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
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
有餘而拯不足也往時戰士或不得祿今山東被災賴
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
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

沙 異珍

人

水旱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

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

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

役諸侯也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林竹穀纁旄玉石紵屬

可以為布旄屬之屬纁音盧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枏梓薑

桂金錫連音蓮鈇之未鍊者丹砂犀象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

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

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

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

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

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

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人出之豈非

道之所符符謂合於道也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

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

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子

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也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計然蠡師文子

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

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歲十歲十歲十歲十歲夫糶

關 車 舟

珞

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
 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
 不乏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
 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
 其行如流水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出
 取帛絮與之食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
 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
 猛獸驚鳥之發故曰吾理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國孫
 臧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

注同

也

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
 在岐文王作豐武王都鎬故其人猶有先王之遺風好
 稼穡殖五穀及秦文繆居雍音却地居隴蜀之關要故曰陰陰為要路之間
 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徒櫟邑左馮北鄰戎翟東通
 三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
 而會地小人眾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南則巴蜀巴蜀
 亦沃野地饒厄薑丹砂石銅鐵印都出銅臨印出鐵竹木之器南
 御滇爇滿北爇僮西近印作笮右各笮馬旄牛然四塞棧
 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在漢中以所多易所
 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

蒲

也

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
 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
 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堯都晉殷人都河內
 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
 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
 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楊及平陽在趙之西陳西賈秦翟北賈
 種代石北石邑縣在常山地邊胡數被寇人矜慎忤慎音冀忤音之
 致反今以士名強直為慎中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
 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人羯羴不均羯九竭反羴音
 兇皆健羊名自全晉之時已患其劓匹抄反悍而武靈王益厲

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
 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
 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
 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
 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
 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
 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牛千蹄
 角百六十七頭馬貴千足羊二百五十頭澤中千足彘水居
 千石魚陂魚以兩為計山居千章之萩萩木所以為轅也音秋也安邑千
 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

粟

濟之間干樹萩陳夏干畝漆齊魯干畝桑麻汧渭川干
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干畝畝鍾之田六斛若干
畝卮茜音倩其花染干畦薑韭干畦二十五畝畦猶隴也此其人皆
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
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
奕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釀渠略反徐廣曰會聚飲食飲食被服不足
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
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理生不待危身取給則
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
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人

糴

三牛

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干則役萬則僕物之理
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干釀醢醬
干坂長頸漿干甌甌缶也屠牛羊彘干皮穀糶干鍾薪
藁干車船長干丈木干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音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者曰章
曹掾竹竿萬箇其輶車百乘馬車也牛車兩木器徐廣
漆也者干枚銅器干鈞二十斤為一鈞素木器若卮茜干
石石百二十斤馬蹄噉干噉音口牛干足羊彘干隻僮
手指干僮奴婢古者無空手皆作務筋角丹砂干
斤其帛絮細布干鈞文采干疋搦布皮革干石搦音土合反搦

荅
注同

雙

亦曰

會亦會

來

布白漆干斗藥麴鹽鼓干或作合器名有餽孫叔敖

也餽音台餽音自泚反鮒音在鮒音在棗栗干

石者三之狐貂裘干皮羔羊裘干石旃席干具他果菜

干種子貨金錢干貫節駟會駟音祖即反駟會也節

於干乘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而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

廉賈貴乃賣賤此亦比干乘之家其大率也吳楚七國

乃買故十得五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

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

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

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宿商大賈大底盡諸田田

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各有杜也亦巨萬此

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姦而富也

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

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

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不可勝數夫織營筋力理生

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其奇勝田農拙業也而秦陽以

蓋一州掘塚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稽發

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

而雍伯千金雍一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伎

也理刀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也而濁氏連騎馬醫淺

通

有

責 故

責

幹

資

連

害

通典卷十一

十一

方也而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
 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
 一都之君巨萬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
 得言賣不售者官為收取之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
 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餘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
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
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賒買物不過旬
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
後與之各以其於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墾
之田而貸萬錢者一周之月樂語五均樂語樂元語河
出息五百也貸音土得反樂語五均樂語樂元語河
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二以立五均則市無二
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

餘息恩及幹音傳記各有幹馬幹音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

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

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

郡今廣平郡縣臨淄故齊郡今北海郡縣市長皆為五

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

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

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也皆自占司市錢府

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採取之物自隱實諸司市常

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

平無拘他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周於人用

通典卷十一 食貨十一

十一

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

錢萬物邛貴過平一錢邛物價起也音五岡反則以平價賣與人

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

積物待貴也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

貢但賒之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

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

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義和置命士

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督

臨淄姓偉等姓姓名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

姦多張空簿簿計簿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

下詔曰夫鹽食穀之將為食穀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

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

平仰以給贍仰音牛向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

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

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

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衆庶各

不安生○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

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僱運

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

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

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
布帛為租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
用度益奢

通典卷第十一

通典卷第十一

通典卷第十二

食貨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十二

輕重 平糴 宋 常平 義倉 周 漢 後漢 晉
唐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 解在錢幣篇 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

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上合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

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 謂賈人之多蓄積也 乘民之不給百倍

其本矣 給足也以十取百 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

人

蒙於剋

昔

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

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

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

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時官為斂重之時官

為散之時官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

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為鍾鏹錢貫千室之邑必

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供奉耒耜

器械種饗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

矣豪謂輕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

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羨餘也羊見反不足而御其財物穀

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

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

不通其術焉穀賤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

賤由君上也周易損卦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

違元吉沙門一行注曰十朋者國之守龜象社稷之臣

能執承順之道以奉其君龜之為物則主龜象社稷之臣

國之本損而奉上則國以之存損而益下則人以之存

明於法則調盈虛御輕重中和之要若伊尹太公管仲

之所執夫龜者上達神祇之情下乃不言而信於人也

斯故往者用之為幣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

其要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

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

三乘天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

其勝

武

武

已

人

飢

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

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

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禹

西北戎名南貴江漢之珠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者使其

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公曰

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諸國君之子若衛

何謂也對曰合諸侯之子將委質者公子開方魯公子

季友皆以雙虎之皮雙虎之皮以爲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也袖

謂之飾列大夫豹幘列大夫中大夫也襟大夫散其邑粟

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

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

以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常用此數

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富者能奪抑其利貧者能

瞻恤其乏乃可爲君國有十年之蓄用之蓄積常餘十年而不足於食皆以

其技能冀君之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而制不足

故人無不繫於上也食者人之司命言人君唯以食能制其事所以人無不繫於號令

且君引鋸鋸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人之所

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委積則足矣然而人有

饑餓不食嗣音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凡人計口

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然則人君不能散積

聚均羨也餘不足則君雖強本趨耕本則務農趨讀爲促乃使人下

△若

相役耳惡音鳥能以爲理人君不能散豪富之積均有餘以贍不足雖務農事督促播植

適所以益令豪富驅役細人終不能活管子曰利出於

理所謂須有制度於其間兼輕重之術

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

出誦與屈同屈窮也求物反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

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

之在君子音與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戴

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

守人不能調通人利不可以語制爲大理分地若一疆

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什倍人之功以一愚取十

有不賡賡猶賞也音庚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也夫人富則

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不行萬人

之不理貧富之不齊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謂塞利途若此

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

天下者無日使之使不得不使無日用之用不得不用

使其不知其所以然若巨橋之粟貴糶則設重泉戍之類是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

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常以數傾之若

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泰春泰夏泰秋泰冬猶泰

也當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也此物之高

下之時此入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素之爲四備以

式我喬

類梯

通里卷十二

之所

臣糧

守之秦春人之且所用者秦夏人之且所用者秦秋人

之且所用者秦冬人之且所用者皆以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

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贍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桓公曰行幣

乘馬之數奈何也即筐乘馬所謂筐乘馬者筐猶實管子

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

國穀貴在上幣貴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

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券矩

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二千五百

某月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

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貴價也言應合受公之所給皆

糧

閱

此

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在
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
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
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
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
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
然可易為理也此篇經秦焚書潛蓄人問自漢興晁賈
桑耿諸子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少等覽無人注解或
編斷簡蠹或傳訛寫謬年代綿遠詳正莫由今且梗槩
粗知固難得搜摘其文字凡問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
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况機權之術千變萬
化若一二模楷則同刻舟膠柱耳他皆類此 桓公問

對曰昔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糶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糶貴巨
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戍名欲人憚
令日人自有百穀之粟者不行穀十二人舉所最粟舉

也最聚也
子外反
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

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無

藉衣於人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衡平也終身無

藉於人桓公曰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眾弱以事一強

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曰唯藉於號令為可請以

令發師置屯藉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

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

千之十而困窳之數困邱倫反窳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按困窳

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按困

窳而不得挹損焉挹猶謂滅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

當也謂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

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窳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潦人

饑齊東豐庸而糴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

貴為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為釜百泉則鉅

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鉅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二錢

也請以令藉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藉若此則

西出三斗而決其藉東出三釜而決其藉然則釜十之

粟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饑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

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准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

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

賓 食 飢 飢 二

飢 勝

管子卷之二十一 食貨十一

機

因而發非為常道故別
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

於諸侯寡人欲為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

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太困君請式璧而聘之

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使玉人刻石為璧尺萬泉

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是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行

令半年萬民舍其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者過半管子

謂桓公曰北郊有堀闕得龜者堀穿也求物及穿地此

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比龜為用令過之平盤

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

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曰東海之子

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託舍於若

郭

可月反

貸

託舍猶寄居也
以終而身也
勞若以百金也
之龜為無貲

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
而藏諸秦臺秦臺高立瑤曰無貲

立龜為寶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

號曰無貲所謂丁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召丁

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瑤為

貲音致下以假子之邑粟即家丁氏北鄉再拜革築室

賦藉藏龜革更也賦敷也藉席也才夜反
孤竹之役丁氏之粟中食三

軍五月之食中當也丁仲桓公曰吾欲西朝天子而賀

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

也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襲重也亦欲其事密而因使

亦託

直與空二食貨十二

蓄

泉

玉人刻石為璧刻石刻其美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
 七千珪中四千丁仲反瑗中五百好倍內日瑗璧之數已具管
 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
 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非
 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
 侯戴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輸音式樹反以收石璧
 石璧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藉陰
 里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
 也有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而
 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令使卿藏千鍾大夫藏五百鍾列

大夫藏百鍾

列大夫中大夫也

富商畜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

國委

於偽反

外可以益農夫矣桓公曰崢邱之戰

崢邱地名未聞

一說即葵邱

人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復業產業產

者本

此何以洽

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復之何以通於此也

管子曰

唯膠數為可耳

膠讀曰繆假此術以陳其事也

今表稱貸之家

表旌也皆

堊白其門而高其閭

亦所以貴重之

使入使者式璧而聘之以

給鹽菜之用

令使者齋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

稱貸之家皆齊首

稽顙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崢邱之戰吾聞假貸吾貧萌

氓同使有以給子之力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

注同

賣

也

徒

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國
 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中大給崢邱之謀也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蠶螫蠶古蜂字
 螫音尺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
 魯梁之民俗為綈陵奚反繪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人
 從而服之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
 農事而作綈矣桓公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
 為服於此近其境也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
 欲魯梁人速知之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百斤子十至而金百斤
 斤則是魯梁不賦於人財用足也魯梁君聞之則教
 其人為綈十三月魯梁國中之人道路揚塵十步不相

緣

見綈綺而踵相隨綈綺謂連續也綈息列反綺邱喬反車轂鬻騎連伍而
 行鬻鬻也土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蓄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
 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無與魯梁通使後十月魯
 梁人饑餒相及相及猶相繼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
 賦正魯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
 音征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齊糴十錢穀斗周月魯梁之
 民歸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子音與則憲奪則怒先王
 知其然故見子之形見賢而不見奪之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故民憂可治於上也洽通租藉者所以強求在工商曰租藉強音
 其兩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猶求也五霸之君

丘

志

救

人

去反邱呂

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

雅教從

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

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

也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

是故人君無廢事而國無失利

也豪富商人不得擅其利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

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

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

秩積也食為人

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

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

散也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藉謂之毀

畜許牧反

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藉謂之止生

是使人毀壞廡室以六畜藉謂之止生是使人不

競牧是使人毀壞廡室以田畝藉謂之禁耕

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藉謂之離情

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藉謂之離情

正數之人若可壯也離情謂離心也

以正戶藉謂之養羸羸大賈蓄家也

其藉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

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當偏

行而不盡故天子藉於幣諸侯藉於食中歲之穀石十

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藉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

之藉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藉歲凶穀石二十則大

男有八十之藉大女有六十之藉吾子有四十之藉

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為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准

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

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是人君作發號令收檀而戶藉

也使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藉者

也檀斂委所委積之物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不遂其稅也齊

所逃齊

彼齊

行

碩下音

所逃齊

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曰田野

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桓公曰

此何故也管子曰萬乘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

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一

束十倍則春有以事耜夏有以決芸同耘此租稅所以九

月而具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

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

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

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磽人之所

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錢帛所謂萬

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秋國穀

去參之一去減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

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三分則

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

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泰春國穀倍重數也

泰夏賦穀以理田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

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

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重之相因

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

因時之輕重無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

以

士

碩
下月

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此人謂世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

文

觀

碩

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糶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石官糶三百石此為糶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下熟自倍餘百石官糶二百石此為糶二而舍一也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糶其五十石石云下熟糶一謂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饑則收

而碩碩
飢下同

通

主
飢

飢 飢

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中饑七十石收二
也大饑三十石收五之一也以此推故大熟則上糴三
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
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
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僅水旱糴不貴
而人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
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
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

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
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
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
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
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
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
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
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
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糴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
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涸

積

勸

佑

飢

強

人賴之矣

揚

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

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勅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

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

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

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齊武

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

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

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理建業今江寧郡也南徐州二百萬

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糶南荆河州二百萬南荆河州理壽

春今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江州理潯陽今郡市

米胡麻荆州五百萬荆州理南郡今江陵郢州三百萬郢州理江夏今郡

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湘州理長沙今

郡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理汝南今義陽郡西荆河州

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理歷陽今郡南兖州二百五十萬南兖州理廣陵

今雍州五百萬雍州理襄陽今郡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

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祕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

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

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

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

以為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

殷

臘

揚

揚

揚

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彭城郡揚今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糴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後周文帝初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隋文帝

辨

蓄

飢

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畜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日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

函

碩

未

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
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
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
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
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大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敕諸州斗秤京太府校
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
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
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
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

飢

其

粟

飢

勝

稻

飢

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
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
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見田苗以理勸
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
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
百姓先作儲貯官爲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
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
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
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
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

碩

碩

碩

碩

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
 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
 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
 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
 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
 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
 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
 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
 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
 百二十石

碩

下月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內 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 十一萬二千二十九石
 河西 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 十四萬八千一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 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 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 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 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豐倉

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

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內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

河東道

三十五萬八千九百八十石

河西道

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

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劍南道

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

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

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

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

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內道

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

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

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

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

三十萬三十四石

劍南道

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 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 四百八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 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 二百八十七萬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 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內道 三十七萬二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 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隴右道 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劍南道 七萬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 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 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 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 闕

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其數具食貨賦稅篇下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月有蠲息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導行割剝為務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

范陽有天门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
 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兇
 逆承隙恃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
 惟高祖太宗開國勅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
 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是雖神
 算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
 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
 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
 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
 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
 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
 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
 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恤
 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
 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
 之財而得其無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
 逮於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
 而食豐人安而政治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
 才之士而能達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
 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旨

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與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畧韞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致罄竭更仍貴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矣故晁

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治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為難矣在昔堯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斂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眾廢於藝殖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可故

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
俊造之目而勗勉成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
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
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
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敦其
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
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
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第一歷代制上

第二歷代制中

第三歷代制下

考績附

第四雜論議上

第五雜論議中

第六雜論議下

選舉

歷代制上

周

秦

漢

後漢

一曰以下十二字大書

並具學篇中五字

分注于六藝下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
二曰六行
三曰六藝並
具學篇中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脩九年大成
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
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

士于于

任

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書其貳謂任寫其副本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辯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強兵為務。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漢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

置

憐

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勉天下各令敦行務本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至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貲多不得官。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愍之。減至四算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為吏。貲萬錢算百二十也。算十萬也。時疾吏

時

用

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爲吏廉士無貲減至四算乃得官也武帝建元初

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

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申商韓刑名之學蘇張縱橫之說並不可元

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

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

與姦爲市言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

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

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

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

殺

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

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

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也請令諸侯列卿郡

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

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

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

也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無以日月爲功實試用賢能爲上量材

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

矣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廉隅又制

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

絜

選舉三

四

萬二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
 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日德
 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日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日明習
 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日剛毅多畧
 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徵吏
 人有明當代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
 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
 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
 元年又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
 仁義為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
 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或

至闔郡而不薦一人闔開也總一郡之中故言闔郡也是化不下突而
 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於天子也且進賢受
 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
 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
 有斯詔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適得其人也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者一
 日車馬二日衣服三日樂懸四日朱戶五日納陛六日
 虎賁百人七日鈇鉞八日弓矢九日秬鬯此皆天子制
 度尊之故事錫與但數少耳然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
 為九命春秋說有之九錫備物伯者盛禮齊桓晉文猶
 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
 賜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不貢
 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

選舉三

五

上者死附土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
為其不求士報國也不察廉為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
 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為
 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
 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
 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詮第郎吏歲舉秀
 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元封五年又詔曰蓋
 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蹏
也奔走也奔蹏者乘之即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負俗謂被世論也累力端反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芳勇反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
 也蹏弛之士蹏者蹏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蹏音吐各反亦在御之而
 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可
 為將相及使絕國者絕遠之國初公孫弘以儒術為丞相天
 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太常孔臧等請為太常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人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
 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
 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
 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

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
 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仍募人
 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
 小者郎吏繇是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孝昭始元
 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為此官今不居官皆謂之故持節行郡國
 舉賢良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
 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為郎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驚與傲同至於積功
 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作也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
 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
 舉為廉吏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朴

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
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知其人賢否也又詔列
 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湯
 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以其所舉不
謚繆者其為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為吏
 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為盛建昭
 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遂詔房作考功課之法具考績篇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
 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
 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

才部

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為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王莽時太

常學子弟歲舉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曹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

唐廉

才

斌

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漢曰秀才武諱故曰茂才魏曰秀才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入奏四科補賊決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

按

舉非人兼不舉者罪舊制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又制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核推當時戶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

永議

學

著

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駁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產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迴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剗戾舊章竟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

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
 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故曰家法日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
 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
 可不拘年齒帝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
 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
 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
 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
 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唯汝南陳
 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

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於永嘉十餘年間察選
 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
 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
 雲集京師侍中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到今二百年
 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草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
 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
 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災是天意不安於
 此法故也後黃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
 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違乃奏增孝悌及能

以周
策略行

從政者為四科范曄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古諸侯貢士之方也中與

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

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

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雄在尚書天下不敢

謬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舊典選舉

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

試任用責以成功名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之舉刺請

下廷尉覆案虛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

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

郎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丞

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

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通二經者須後

試復隨輩試通三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

掌故者滿二歲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

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

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

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

已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擢其高第補吏隨才

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其

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

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

三五法三五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吏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五自

試 試

推

推

降官

自其卷三選舉

久 飢 而 耶 朱

上轉拜平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欠闕而公府
原相是也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欠闕而公府
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
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
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
之士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
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
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
起自徒中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
循三五繼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
用可授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

如理

濟者

奉奉

聲

督書其版舉主保之其督郵版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
兼綜載籍窮微闡奧禮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
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
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署某官某甲
保舉順帝諱保改稱守沈既徵日初順帝推心虛已延
企天下之士以充禮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
寢殿設壇席待如神明尚書奏引延問得失英所對唯
常言無宏謨博畧可以動觀聽繇是流俗誼囂以為處
士純盜虛聲襲俗而已物議不允是時闔官秉政綱黨
偏天下故士君子羞為儕偶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
賈彪為之冠李杜陳范為其徒更相褒重危言高論橫

通五經十三選舉

崇仁謝氏嘉

以

議得失朝廷政刑必品裁之公卿皆畏迎門倒屣折節
 目下議者咸以為文儒復興與唯申屠蟠曰不然當戰國
 間處士干時列國之君至有擁篲為前驅者卒致焚書
 坑儒之禍茲其兆矣既而羣士以善惡相驅或譏誣用
 加一彼一此連為鉤黨而閹豎等構成釁故乃誣告郡
 士以交結訕謗圖為不軌靈帝震怒悉令逮捕之於是
 遂有黨錮之獄始自周福房植成於李膺張儉名士死
 獄中者百餘人其支黨因緣或詞濫而誅從禁廢者六
 七百人從古以來諸生之盛莫如是善人喪敗亦莫如
 是者仲尼有言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以君子
 之道貴闇然而日章故衣錦尚褻惡
 其昭昭也嗟乎申屠子龍其知言歟

通典卷第十三

通典卷第十三

通典卷第十四

選舉二

漢 京 北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二

歷代制中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魏文帝為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
 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
 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
 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
 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
 初曹公時魏府
 初建以毛玠崔
 琰為東曹掾史銓衡人物選用先尚勤儉於是天下士
 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治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

吏

選舉二

崇仁謝氏書

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偽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真偽混雜也帝遂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

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具考績篇齊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護軍夏侯元言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亦渙然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眾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

選舉二

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閣、官長所第、中正所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兼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請俟於

他賢、族多離、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興兵、衣冠士

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

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

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儻或道

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

授受、謂免乖戾、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闕、非復辨其賢

陳北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

正、至開皇中、方罷、討其根本、陳壽魏志、言之太畧、故詳

辨之也、蜀先主既沒、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量材授

任、不計資敘、時健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

郡、而洪已為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未去

郡、而祇已為廣漢郡守、後李嚴廖立、皆得罪於

亮、或廢或徙、聞亮卒、垂泣發疾、以至於死也、○晉依

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

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

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具課績篇

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以為政教頽弊、風俗不淳、上疏

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崇

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

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

滅

玄

以

失

取佗

无

敦

玄

玄

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崇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元草詔進之元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眾而無游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澁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輕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資

淫

王

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眾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皇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眾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為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

有長

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而廢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農於是百工商賈亦歸之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之而終不能用山濤為吏部尚書十有餘年每官缺輒啟擬數人日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

博士 儻

推翁始群駢

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倚惜濟主兵者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體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瓚貞正靜一中書監勗達練事物三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舉者不皆隨帝意所欲然後明奏而帝之用者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甲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服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又王戎字濬冲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郡官居職未周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繼道路欺巧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扇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坐不於時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

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郗詵篤孝以假葬違
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
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
位者爲貴尙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
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
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
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
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
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僞由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
勢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

議

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識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
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若然
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
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仇結於女臣損政之道二也
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
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
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
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
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
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

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况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採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况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時始平王文學李重復上疏曰、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檢防轉碎、徵形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晉承

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著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併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義日崇矣、及劉頌為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性峭刻、好清議、為尚書、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豔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校、置之營府、於是怨聲囂然、競言豔用私情、虧公法、豔坐自殺。○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

舉

艷更 艷

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畧粗定、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宋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敘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初廢帝、滎陽王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錄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曰、黃門以下、悉委蔡、吾徒不復屈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按宋黃門第五品也、文帝元嘉

固 于

改

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
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時中軍
錄事參軍周朗上疏曰今為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
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
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
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習
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
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便更求其言行
攷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
得為吏兼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刑政之端帝省之

難

尚

于

擇

不悅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
之曠允流之雜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
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罔遺授
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
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
散其權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詳矣居家視其
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
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
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
尚猶然也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
掾屬而升之於朝三公參其得失除署尚書奏之天子
一人之身所閱者眾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
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而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
谿壑釋言觀行猶懼弗同况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
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止也已擊

選舉一

於

穀攘袂填彼寺臺求者干進以務必得加之以誦黷吏
 曹按閭闔而選舉不遑訪採於鄉邑父誨其子曰不索
 何獲兄勵其弟曰努力窺覩無廉恥之風謹愿之操官
 邪國敗而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
 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哲人者哉孝武雖分曹
 為兩不能反之周漢朝三暮四其病愈甚也 ○齊尙
 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
 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
 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
 深折理之會豈必委贖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
 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
 亦宜採詔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
 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為先遂合甲族以二

於

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
 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
 武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
 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
 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
 忌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以進用或有
 晦善藏聲自埋衡華者又以名不表著絕其階緒必須
 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
 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
 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

登

又

舉 訪

者

待

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實幼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乃施行○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貢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勲別降恩旨敘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勅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版脩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勅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

者

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
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
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
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差有其
序○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
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策居中上表敘之成帝和平三年
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
所謂彛倫攸敘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
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
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
未答令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
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

遲

特 滯

得

品

士管恬曰密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
能濟又季孝伯趙郡人父曾理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
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
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任郡上簿到官月餘
日乃嘆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
身之憂也遂還家又郭祚為吏部尚書持潔清重惜官
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
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為稽遲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
用者量材稱職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彛倫仍
不才舉至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
以為黜陟具考績篇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
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自北巡
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選臣動有萬數
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
怨者又常伯昕兄弟子場為吏部郎性貪婪鬻賣吏官皆
有定價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

道五卷二四選舉二

據

誼

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僻陋者則闕而不置
 當時稱為簡當頗謂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
 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蕃落庸鄙操銓覈
 之權而選敘頽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
 以雜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任
 者奪官還役初孝明嗣位幼冲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
 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
 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喧道路乃懸榜於
 衢會期屠害彝父子不以為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
 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詈求彝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

門

又生

以瓦礫投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懾震莫敢討遏遂聚
 火就焚其第拽彝於庭捶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
 叩頭流血為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生投火中灼為煨
 燼仲瑀被創以竄免彝信宿而死既而詔斬其尤兇者
 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冤痛聞者驚駭靈太后於是
 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
 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愚
 賢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
 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滯者皆稱其能
 時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
 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乃置中正諦觀在昔莫

通典卷十四 選舉二

十三

兼

刀 溥鑑

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朝廷貢才止求其文
 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理道立中正不考人
 才行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
 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
 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
 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
 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吾廉正六為吏部郎^①三
 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復異何
 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
 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濫舉矣而汝
 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
 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鑒人物何異
 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
 崛起而解書計唯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
 佩組乘軒求其烹鮮之効未嘗操刃而使割割又武人
 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
 授况一人冀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
 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
 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
 異汝以禮法難權宜哉仲尼云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

來

先

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
 但令當今君子知吾意焉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
 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為尚書右丞轉吏
 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
 歲久敘用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
 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
 不貪鄙委斗筭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
 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
 發調違謬聚斂盈門囚執滿道蓋助陛下理天下者唯
 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

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伸強暴自息書奏惠帝崩及孝莊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敘○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

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樞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疎袁聿脩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

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舉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

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晉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不命皆國君專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

通鑑卷十四
十六
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爲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

舉、頗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脩者爲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選舉~~吏~~德~~行~~文~~文~~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

以

若不

對

是

用

異乎

艷

武

以後

署矣自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已多為吏部所授
至隋一切歸在省司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按周禮
士多而府史少今吏百倍於前判官減即不濟其故何
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
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百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鍊
苦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云老吏抱案死今
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
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其事何由炫曰
往者州唯置綱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
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
之官悉由吏部職介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
如省事自中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
而弘善其言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
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譖
愬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曰選法
寡而惡眾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羣雖消長迭有而
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

懸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
陰騭而潛移之固難明斥其惡而強擠也暨豔張彞皆
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
語焉故崔毛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墜時難
不其然乎
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
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
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
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
大業八年詔
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勲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
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勲官者並不得授文官之職
事

通鑑卷第十四

選舉二

崇仁謝氏重刊

于

辟

以

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謂行乖僻、不謂如舉狀者、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謂蔽而不可言也、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中上中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至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

于職

于

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克庭。因左拾遺劉承慶上疏、而舉人不廁、甚非、尊賢之意、上從之、奏、四方珍寶、列為庭實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於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為五規、置之於堦、去之百有

五步內規廣六尺、橛廣六尺、餘四規、每規內兩邊各廣三尺、懸高以三十尺為限、列坐引射

名曰長塼弓用一石力、箭重陸錢、又穿土為埒其長與塼均綴皮

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鹿子長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

以上又斷木為人戴方版於頂凡四偶人互列埒上

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踏名曰馬槍、長

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版方二寸五分、皆以儼好不失者為上兼

有步射穿劄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

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

以類升又制為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騎天寶六載正月制文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其鄉貢武舉人

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尅捷亦宜告廟

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軌依舊習老子開元八

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

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

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

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

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

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凡習

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

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元宗新注

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老子焉

評

玄

性

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詆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陵詬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遂為永制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姚奕奏元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元館諸州

通雅

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懸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

策策

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

大經其爾雅亦并帖注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交通而後

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策全通為甲策通四以上為乙策通三帖以

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

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

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

無常限皆通者為策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

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

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眾科有能兼

學則加超獎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策秀才與明經同為

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

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

經唯有丁策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之期命舉人謁於

先師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博

集羣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荐棘

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進士大抵干

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

人不可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廷天

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

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

通里卷一五

通里卷一五選舉三

五

避以浸
實
仕
彩
傷
敵

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
人所收百纔有一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曰初國家自顯
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
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
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寢以
成風至於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
四聖治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
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
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
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
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
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
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
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
賢雋彥韞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姦無良者或有焉
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為盟歆以取科
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匿嘲為篇寶應二年六月
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
孝廉勅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耻之
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
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
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矣貞元二年六月勅自今以後
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例
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
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
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月勅自今
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

例吏部考試白身依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擇精通經術三五人聞奏主司與同試問義策全通爲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爲次第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爲常式九年五月勅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爲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爲次第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爲常式其選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

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冊授

諸王

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冊授其職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朝堂冊訖皆拜廟冊

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

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勅授凡制勅授及冊拜皆宰司

進擬自六品以下皆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

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

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

供奉官若起居補闕拾遺之類雖是

六品以下官而皆勅授不屬

凡吏部兵部文武選事各

分爲三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文選舊制尚書掌

六品七品選侍郎掌八品九品選景雲初宋璟爲吏部

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
 廷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
 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
 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武德初因隋舊
 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則停、至貞觀三年、劉林甫為吏
 部侍郎、以選限既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
 擬、當時以為便、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為吏部尚書、以吏
 部四時提衡、略無休暇、遂請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起
 省、三月三十日畢、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
 者眾、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
 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
 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為

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
 者、復作循資格、定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
 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
 得銓授、自下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
 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
 亮、停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
 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
 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
 此所以為判也、按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上疏曰、今
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
同注官、此則試後日月寢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
判之所起也、

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敘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其折衝府、亦有差等、按格令、內外官萬八千八百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已降、凡十二萬餘員、文引

玄 主 軍 市

崇文館學生五十員、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凡二千六百一十員、州縣學生六萬七百一十員、兩京崇文館學生二百員、諸州學不計、太史歷生三十六員、天文生百五十員、太醫童針呪諸生二百一十一員、太卜卜筮生三十員、千牛備身八十員、備身二百五十六員、進馬六十七員、齋郎八百六十二員、諸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二員、諸屯生副千九百八十四員、諸折衝府錄事府吏千七百八十二員、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員、執仗執乘、每府六十四員、親事帳內一萬員、集賢院御書手一百員、翰林藥童數百員、諸臺省寺監市衛坊坊之胥吏、及上州軍令錄事、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挽郎、省司補授者、約六千餘員、輦脚、軍功使勞、徵辟奏薦、神童陪位、諸以親蔭并藝術百司雜直、或恩賜出身受職、不為常員者、不可悉數、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

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
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
而得官者六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
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
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
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為多士、今
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校
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
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上又曰、夫
古今致理、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徧識、日月其逝、

綜

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則智、自
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
之醜行、是長澆競也、不可復寢、是時吏部之法行、始二
十餘年、雖已為弊矣、而未甚滂流、故公卿輔弼、或有未
之覺者、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錄、
時稱允愜、十八年、獨知選事、太宗賜金背鏡一
面、以表其清鑒焉、太宗初知其微、而未及更、因循至於永徽^中、
官紀已紊、迨麟德之後、不勝其弊、及武太后臨朝、務悅
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收之、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
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謠、又以鄧元挺
有唐以來、掌選之失、無如元挺者、時患消渴疾、選人因自為鄧渴、作鄧渴詩以謗之、許子儒為侍

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依資平配其後諸門入仕者猥
 衆不可禁止有偽立符告者有承接他名者有遠人無
 親而買保者有試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假濫不可
 悉數武太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
 名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有司不能詳求故實
 剗革其弊神功元年勅自今以後本色出身解天文者
 進官不得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大樂鼓
 吹署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者不得過
 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署令有從勳官品子流
 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
 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勳兩轉
 而乃繁設等級遞立選防苟以抑之及神龍以來復置
 員外官二千餘人兼超授闔官為員外官者又千餘人

時李嶠居選部引用權勢以取聲名故爾其員外官悉
 憑恃與正官紛競至相毆擊者及嶠復入相乃深悟之
 上疏請借班榮稍減除授時中宮用事恩澤橫出除官有不由宰司

特勅斜封便拜於是內外盈溢居無廨署時人謂之三
 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時以鄭愔為吏部侍
 郎大納貨賄留人過多無闕注擬逆用三年闕員於是
 綱紀大紊及先天以後宋璟為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
 郎方革前弊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深而非才實者並罷
 選當時選者十不收一由是吏曹之職復理矣自有唐
 以來居吏部者唯馬載裴行儉崔元暉韋嗣立最為稱
 職開元十三年元宗又以吏部選試不公乃置十銓試

准 遠 軍 丘
也 爲 依 舊 定 也
關

人、禮部尚書蘇頌、刑部尚書常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
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琳
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
刺史王邱、各掌其一、時左庶子吳兢、上表諫曰、易稱君
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實百王準的
伏見勅旨、令常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銓選、及試判將畢
事、議者皆以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則居上
臨人之道、經邦緯俗之規、必在推誠、方能感物、抑又聞
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故漢光武置赤心
於人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嘗卒至尚書省、尚書令陳
矯詭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文簿、矯曰、此
是臣之職分、陛下非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就黜退、陛
下宜即還宮、帝慙而返、又陳平丙吉者、漢家之宰相也、
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路死之人、故知自天子至於卿
士、守其職分、而不可輒有侵越也、况我大唐萬乘之君、
卓絕千古之上、豈得下行選事、頓取怪於朝野乎、凡是
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銓分選、復以三銓
司、還、有、明年復故、見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

辨分、請准司勳兵部印、至天寶八載六月、勅旨授官、宜
文加告身兩字從之、

立攢符、下諸郡府、十一載、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以肺腑
爲相、懼招物議、取悅人心、乃以選人非超絕當留、及藍
縷當放之外、其餘常選、從年深者率留、故憊愚廢滯者、
咸荷焉、其明年、三銓注官、皆自專之於尚書都堂、與左
相相偶、唱注二旬而畢、不復經門下省審、侍郎不得參
其議、其內常參官八品以上、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并
停使郎官御史丁憂廢省者、舊制中書門下便除授、貞
元四年正月、制春秋舉薦、至五年六月、勅在外者、委諸
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者、委中書門下、尚書

意

區

通鑑卷五十五 選舉三

三

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郎中中允中舍人祕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薦聞至八年正月勅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至九年十一月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成者宜令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跡定為三等并舉主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考績

周

漢

魏

晉

後魏

大隋

唐

宋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稱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日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推如此法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諸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

通典卷十五
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爲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爲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君務伯名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

六

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爲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一體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君元

敦

得

竿

凱爲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末代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

擁

以

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已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卽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

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賜車馬器服以申獎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理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

今

閑

閑

閑

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畧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令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閒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於考陟排同閒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閒以多課煩以少上乘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

昇

憇

旬 閑 昇 寮

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月方應一直、或苙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閔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

寮 昇

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大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目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廳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為下下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

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戶口謂課丁率一丁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損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課及不課並准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損者謂永業口分之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

日、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
 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所謂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
 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
 內、比較其猶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
 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人、
 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為
 上上、其次為上中、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
 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
 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
 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也、其為政

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
 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
 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冒進、不顧廉
 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
 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
 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為吏者、
 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
 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
 以車裘、或就加秩祿、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
 有關、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

禮

猶

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理、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所以速。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龐、未淳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卽坐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赦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